

王中秀：故纸堆“拾荒”考订黄宾虹，“用思想画画”习画成家

本报记者张奇志

他没有在艺术院校接受过专门教育，靠着自学，最终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论研究的重要学者，其学术成果享誉海内外。

在他去世前8个月，中国美术馆收藏了他毕生搜集的研究资料，包括手写的大量读报笔记，还有几百封书信。

在他告别人世两年后，他的第一本书画作品集公开出版。人们这才惊讶地发现：他没有受过专门的书画教育，却是一个毕生追求“用思想画画”的书画家。

他叫王中秀，2018年11月病逝，生前是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。

“他树立了中国现代艺术史上一个自学成才的范例。”艺术史学者、美国普吉湾大学终身教授洪再新，这样评论王中秀的学术成就：“凡是从事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，很难绕开他的一系列研究工作。”

王中秀因发掘整理大量史料，编辑出版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重要人物黄宾虹的画集、文集和年谱，被学术界所认可。

作为海外黄宾虹研究的权威专家，洪再新说，“海内外任何一个研究黄宾虹的美术史专家，都受惠于他的贡献。”

他是故纸堆里的“拾荒者”

洪再新是最熟悉王中秀的人之一。2001年夏天，回国访学的洪再新写了一篇研究黄宾虹与中国绘画的论文，准备参加当年在上海举办的海上画派国际研讨会。利用这个机会，44岁的洪再新，经人引介第一次登门拜访了61岁的王中秀。

“这是我们17年友谊的开始。”洪再新说。

1960年，王中秀高中毕业后，在上海一家工厂当了近20年工人。1985年，他通过自学考试，获得复旦大学专科毕业文凭，专业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。

一年后，他得到机会，进入上海书画出版社任编辑，书画爱好从此成了他的日常工作。

1993年，王中秀迎来人生拐点：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接触到黄宾虹捐赠给浙江博物馆的文献，从此痴迷上黄宾虹研究，并在退休前整理、编辑、出版了《黄宾虹文集》。

他的学术“黄金时代”是退休后的岁月：60岁至78岁，他编著出版了十余种黄宾虹研究作品。在他去世后的半年里，他20年前主编的《黄宾虹文集》增补了20多页，以《黄宾虹文集全编》为题出版；后来，他的论文集《梦蝶集——王中秀美术文钞》出版。今

年，荣宝斋出版社即将出版他16年前主编的《黄宾虹年谱》增订版——《黄宾虹年谱长编》。

这些成果与王中秀的坚持不懈有关。在一篇回忆文章中，有人这样描述：每天早上，这个老人都要去上海图书馆查找与黄宾虹相关的文献。他随身带着一个蓝布袋子，里头装着一面放大镜、一支笔、一个本子。照例，王中秀的夫人汪韵芳站在窗前，目送他走出小区大门，消失在上海的高架桥和车水马龙中。

“报纸是一座宝库，过去搞不清楚的问题都藏在这座宝库的角落里。”生前，王中秀曾撰文说，为了编黄宾虹文集，他有整整两年时间在图书馆里寻找、抄录上世纪上半叶一切跟黄宾虹有关的文章。“但是检索报纸是很累人的，海量的信息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，可能一天、一个星期下来都一无所获。”

王中秀对学术的执着，感动了几乎所有认识他的学者。“王中秀先生像一位故纸堆里的‘拾荒者’。”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张坚说。

这位“拾荒者”将毕生所“拾”捐给了黄宾虹生前所在的中国美术学院。他的捐献包括所有藏书、书稿、手稿、黄宾虹书信复印件、黄宾虹的《审画录》复印件、黄宾虹在民国时期的各种场合的老照片，整整装了48大箱。

“他甚至把许多正在使用的、未刊的资料都用U盘拷给了我们。”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的研究人员冯春术说。

张坚记得，当时他们草拟了一份王中秀文献捐赠学术活动的文稿，王中秀看后提出修改意见：一是要求将“重要贡献”一语去掉“重要”二字；二是在捐赠前加上“无偿”；三是不要仪式。

张坚说，这一捐赠是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特藏艺术文献建设的一个重要进展，也是该馆正在建设的近现代美术图籍和文献研究中心的重量级收藏。

“用思想画画”

2019年3月，王中秀离世后的五个月，“神州国光：王中秀藏艺术文献展”和相关学术研讨会在国美院举行。在这次活动中，汪韵芳告诉洪再新，王中秀留下了很多书画创作，希望有机会出版他的作品。

“相比他洋洋大观的著述，人们对王中秀先生的山水画创作也许了解不多。”洪再新解释说，一方面他的大块时间忙于撰著，另一方面是他一直十分低调，几乎不参加书画展览。

即使是对洪再新，“除了晚年的山水作品”，王中秀也“绝少提及自己的艺术实践”。



王中秀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上海一些书画家在政治上被冲击，人们避之唯恐不及，王中秀却若无其事，照样登门拜访。因此，这些书画家愿意对这名好学的年轻人倾囊相授。

几十年后，洪再新拜访王中秀，气氛也是轻松惬意的。洪再新说，他每年回国访学，飞机在上海降落时，立即驱车去王中秀家。

在王中秀的书房里，洪再新总看到墙上夹着厚厚一叠山水稿，书桌上有关画好或正在画的册页。如果时间宽裕，王中秀会拿几幅新作，和洪再新分享心得。

“遇到一位志趣相投的人，是多么难得的事。因为你很清楚他热爱什么，而那也正是你的最爱。”洪再新这样描述他们的关系。

王中秀是公认的黄宾虹作品真伪的权威鉴定者。有的收藏家在拍下黄宾虹作品后，请王中秀鉴定，并请他增补题跋。如果有王中秀的题跋随着黄宾虹的作品出现在市场上，市场会认为这已得到王中秀的敲章认定。因此，人们认识了他的书法。

几年前，《荣宝斋》刊出了几幅王中秀的山水画，这几乎是王中秀首次向公众“表明”，他也是个画家。此前，这份书画界的重要出版物曾发表过王中秀的多篇研究文章。

“他数十年如一日，取法乎上，默默耕

耘。”洪再新在评论中这样写道。

对王中秀的书画创作，洪再新认为，“就像他的学术研究，艺术创作如同打井，往深处去，贯通古今中外各种艺术流变，达到内美天成。”

洪再新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王中秀的艺术成就。于是，他把汪韵芳的愿望转告给中国美院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孔令伟教授。很快，王中秀的画册出版被列入计划。

“如果王中秀先生的作品早就出版了，也轮不到我这个年轻人来做这件事。”28岁的沈临枫说。他是洪再新指导的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史博士生，被指定承担王中秀全部书画作品的整理和编辑任务。

沈临枫随洪再新赴上海，访问了汪韵芳。后来，沈临枫又单独去了一次。随后，一辆车将王中秀的所有作品运到了杭州。

“全部的作品，都放我这儿。”沈临枫感叹汪韵芳的信任。

据统计，王中秀留下的作品包括国画、油画、书法、速写在内，总计1803件。

沈临枫为此贴了两次编号。现在，沈临枫是除汪韵芳之外，唯一看过王中秀全部作品的人。

整整一年时间，沈临枫沉浸在王中秀的

世界里，最终挑选了一百余件作品。他相信这些书画作品真切地反映了王中秀学术思想的演变。“这不只是王中秀的书画作品集，更像是王中秀的画传。”沈临枫说。

沈临枫在王中秀的中晚期作品中看到了黄宾虹的影响，“但那不是刻意的模仿”。

王中秀告别人世前，在医院病床上收到一位年轻艺术史学者的微信问候。王中秀的鼻子上插着吸氧的管子，但仍用颤抖的手，在手机上写下5个字——用思想画画——作为回复。

在王中秀去世两年后，沈临枫完成了全部编辑工作，并写好了画册的序言。他毫不犹豫地用键盘敲下同样一行字：

“用思想画画。”

大学里应该有更多王中秀这样自主求索的人

沈临枫没有见过王中秀，但他认为他们神交已久。

5年前，沈临枫是中国美院国画系人物画研究生。那时，他研读了王中秀编的《黄宾虹谈艺书信集》。这本书主要讲山水画，沈临枫读完后，把它吸收进写意人物画的实验里。“王中秀先生编的书，变成了我画画的武功秘籍。”沈临枫说。

如今，洪再新与沈临枫编辑、出版的画册，并非仅仅是为了纪念王中秀。“我太渴望见到大学里有更多像王中秀先生这样自主求索的人。”沈临枫说。

在最后的岁月中，即使健康欠佳，王中秀也不拒绝艺术院校或研究机构有关讲学的邀请。就在去世前两个半月，中国艺术研究院一位博导请他讲课。那时，他刚从医院出来不久。

从当时留下的录像上看，他对来访者的提问作答迅速，声音爽朗，显得有点兴奋。讲到无意中发现的史料时，他开心地笑了，还不时拿起毛笔演示。但就在这次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授课后，在迈最后一级台阶时，他摔倒了。随后卧床一周。

在学术问题上，王中秀是一个较真的人。他曾向中国美院一位学术权威发起挑战，指出后者的某些论述有不妥之处。虽然他只是出版社的普通编辑，没有任何学位，也没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头衔，甚至没有任何职称。

“生前，有人问及职称，他淡淡回答一句：人不要太贪，能借助出版社这个平台研究黄宾虹，这就够了。”汪韵芳说。

108个孤困儿 90个妈，14年育孤济困练就“爱的磁场”

本报记者朱旭东

“13岁的孤儿丁广银，因为上学无望喝农药自杀。农药是假的，孩子没死，食道受伤，目前在医院救治。如果没有救他，这个家庭就完了。”

听到这个线索时，杨敏一脸诧异，“现在还有这样的事？”

那是14年前的江苏如皋，地处偏远的农民会花钱从外地娶媳妇。贫困带来一系列家庭问题，有的是丈夫病故了，有的是外来媳妇跑掉了，留下不少孤儿。

当地的妇联给杨敏提供的资料显示，当时如皋有300多位如丁广银一样的孩子。部分孤儿由叔叔、阿姨做监护人，还有100多名孤儿，只能跟爷爷奶奶相依为命。

随着了解的不断加深，杨敏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，并越陷越深。

14年来，在一次次的上门走访，一次次的“一对一”结对帮扶中，杨敏和团队的90名“爱心妈妈”，共同抚养了108名孤困儿童。

如今，“爱心妈妈”不仅帮助丁广银治疗眼疾，完成学业，还帮助他走上工作岗位，自食其力。

杨敏说：“一路走来，更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幸福。”

帮，不能只是给钱

2007年如皋市人代会上，杨敏碰巧坐在王桂兰身边。两位女代表聊得很投机，王桂兰就把妇联刚接到的孤儿丁广银的求助案例说给杨敏听。

“如果没人救这个孩子，一个家庭就完了。”王桂兰问杨敏，“看能不能想想办法？”

事后杨敏得知，在丁广银4岁时，他的父亲去世，母亲离家出走。爷爷告诉孩子，他的父母双亡。“他母亲也想过把孩子带走，但因生的是男孩，成了家里独苗，爷爷奶奶不希望孩子被带走。”杨敏说。

因为家族遗传，丁广银眼睛高度近视，上课根本看不清黑板，只能借同学笔记抄，但他的成绩一直不错。

丁广银的爷爷一直靠养羊供孩子上学。那一年，爷爷生病了，花掉了卖羊的钱，无法再供他上学。一气之下，孩子喝了农药。

“那时候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。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，下午连一元钱的营养餐都吃不上。”对这些情况，杨敏早有耳闻，但丁广银的不幸还是深深触动了她。

“能不能帮帮这些孩子？”作为当时公司的副总经理，杨敏在董事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。很快，50万元的爱心款一次到位。

为了对有限的资金负责，更希望帮扶到真正的受困儿童，杨敏投身这份事业。只是她自己都没想到，漫长的征程才刚刚开始。

2008年初，一场多年不遇的大雪尚未消融，杨敏和如皋市妇联的工作人员花了一周时间走访20个乡镇。孤儿家庭的贫困程度，杨敏记忆犹新。

丁广银的家里没有任何家具，只有两个大笸箩，胡乱堆放着衣服和鞋；寒夜里，家中没有棉衣，他身上套着6件的确良校服；每天中午，他只在学校吃一餐；放学后，他不仅要照料年迈的爷爷，还要挤时间去捡破烂……

阳阳，矮矮的个子，黑瘦黑瘦的，手背上满是鱼鳞般的皱纹。失去双亲的他与叔叔一起生活，家里一贫如洗。

瑶瑶，刚出生就被抛弃在桥洞下，被现在的爷爷和养父抱回家抚养。养父是残疾人，没结婚生子。瑶瑶13岁时，养父就去世了……

每一个孩子的生存状态，都让杨敏心生怜惜。

她和总经理陆彪商量后，决定发动公司全体职工，建立机制帮助更多孤困儿童。

“帮，不能只是给钱，更要给爱。”杨敏说，“不仅要让孩子上学，把孩子的生活管起来，更要陪伴孩子成长。”

爱心付出的意外收获

“一年多，我的生活，我的心灵，我对世界的看法，都改变了许多。”

“以前，我总是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只会为自己着想，从不会去关心关爱别人。现在我知



陈静和她帮扶的两个孩子，右侧是丁广银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道，世界上的人不全都是我想象的那样，也有人会记得我们，关爱我们。”

“当我取得好成绩时，我总是第一时间想告诉妈妈。说实话，我就是想得到妈妈的一句夸奖。”

……

翻开孩子们写来的信件，杨敏除了开心，更多的是担忧——万一哪天她和陆彪都不在企业了，这些孩子怎么办？

为了让自己的爱心团队更规范、更长久，在杨敏的建议下，2008年，南通市爱慕士爱心基金会正式成立。有了基金会，帮扶的儿童一下子增加到50名。

2012年的一天，丁广银眼睛反复胀痛，经医生诊断，急需做视网膜剥离手术。基金会立刻联系上海的眼科专家，并派专车由丁广银的专职“爱心妈妈”陈静带着，赶赴上海市

第一人民医院。

医院了解到丁广银的故事后，不仅大幅减免医疗费用，医护人员还自发捐款2000元给他，做术后康复。小广银转身就将捐款全额捐给了基金会。医院负责人当即表示：未来将为爱慕士基金会建立永久绿色通道，丁广银在医院终身免费治疗。

杨敏说：“爱是一种力量，有一种磁场，我们助人的同时，也是一场自助。”

“有位职工30多岁了，从来不知道母亲的生日，结对帮扶后，他意识到家庭的重要性。从那年开始，他每年要给母亲过生日。”杨敏说。

让这位职工意外的是，他所在楼栋的很多邻居知道他在帮扶后，纷纷加入。“如今是这个楼栋的居民，在帮助孤困儿童所在的村子。”杨敏开心地说，“这种事情是会传染的。”

有能力助人更幸福

确定帮扶对象后，公司会对“爱心妈妈”进行培训、建立积分评价机制。比如开学时，要带结对孩子去学校交学费，和学校建立联系；每月特批“爱心妈妈”一天带薪探望日，与结对孩子共处；每年春节，孩子们穿新衣、拿红包，和“爱心妈妈”吃团圆饭……

“对这些孩子，爱心基金全额解决他们的生活费、学费，一直到他们大学毕业、独立工作。”杨敏说，一旦有职工退出或工作出现变动，就会有其他“爱心妈妈”接任，直到孩子们走上工作岗位。实际上，那些孤困长大后的婚礼，都是“爱心妈妈”张罗的；他们家里老人去世，同样由“爱心妈妈”出面操办。

杨敏对“爱心妈妈”们提出，对待孤困儿童，要保持“恒温”，不能一会儿冷，一会儿热。

14年来，“爱心妈妈”已经在如皋帮扶了88名孤困儿童，在设有分公司的安徽六安，帮扶了20名孤困儿童。在这些孩子中，已产生了26名大学生，有37个孩子已经就业，9个孩子组建了小家庭，有的“爱心妈妈”已经升级为“爱心外婆”了。

一度令“爱心妈妈”吴美云心疼的阳阳，高中毕业后入伍，荣膺不断。如今，他已经成了吴美云藏在心里、挂在嘴边的骄傲。